

介绍一个人

吕游

和刘国兴认识,还是十几年前。我在沧州一所高校参加文学活动,同行的朋友向我介绍:他叫刘国兴,写诗的。当时,他面露羞涩之情,站得很直,双手自然垂下,扣在两腿侧面。他冲着我,目光中透出虔诚——不是对我,应该是热爱诗歌的那种虔诚。

活动主办方让刘国兴上台讲一下他的创作经历。他站在台上,神色紧张,说话的语气和音调有些僵硬。从谈话中得知,他来自农村,在城里打工多年,爱好文学,尤其诗歌。讲话时,或许因为过度紧张,他有些结巴,但并不妨碍我对他的好感,因为他由里到外透出的那种单纯……

后来,我知道他在一个小区做保安。有一次,我经过那个小区,看到了穿着保安服的刘国兴。满脸真诚,我和他打招呼,他很腼腆,妥妥一个大男孩形象。

和刘国兴认识后,我们彼此之间没有工作上的交集,也少于生活上的来往,更多是诗歌上的联系。我们在“沧州诗社”群里联系较多,也多是彼此贴发诗歌,互相交流。偶有感觉不错的作

品,我会推荐给报刊,也会在我的公众号上推送。如果纸媒发了作品,我会告诉国兴过来拿。一次,因为有事,我下楼晚一些。到单位门口时,他正站在那里,斜挎着一个兜子,对着大门,等我。我来了,便问:“等了一会儿啦?”他只“嗯”了一声,又用力点点头。

自从认识,我们没有一起吃过饭,更没在一起喝过酒。只是,如果看到他在诗歌群里长时间不露面,就会私聊他。前两年,我在微信里问他:“可好?”他回答:“在家照顾老娘呢!老娘生病了。”他说,等他老娘的病好些了,就多写一些。在城里打工,还要照顾老人,而诗歌带给他的收入应该微乎其微。既要工作,还要照顾家人,还要写东西,国兴有多累,能想象得到。

有家刊物邀请我组稿,我通知了国兴,国兴爽快答应了。刊物出来后,国兴说,他有时间来拿。过两天,国兴打电话给我,说来取刊物,我问他到哪里了,他说马上到我单位了。我已不在那个单位了,但不想让他白跑一趟,便告诉他等我一会儿。我放下电话,拿起

刊物,下楼骑上电车子就奔向原来的单位……

快到时,我看到一个身影,黑色T恤,斜背着兜子,在人行道上踱着步。走近了,才发现他有些消瘦,脸色略显苍白。国兴一如既往地激动,从他说话抖动的嘴唇就能看出。我把刊物交给了他,他很开心。我问他老娘还好吗?国兴说,他娘已经过世了。说这话时,看国兴眼圈开始泛红,我马上岔过了话题,你还好吧?他回答,做了个小手术。我嘱咐他要安心静养,别着急。

我们交谈了一会儿,话别。我伸出手,国兴也伸出手,握住时,他的手紧紧一握,很紧很紧。

回单位不久,我在微信群里,看到了国兴刚发的诗歌《闪电与浮云》:

那天里的闪电与浮云
一闪一闪 浓烟飞度
仿佛闻到了母亲的饭香

莫非是在召唤
我多想生出鸟儿的翅膀啊
飞上高高的天堂

人生百味

念念不忘

我的家在运河畔

沈立新

我老家的住宅离运河堤不足百米,我在运河边长大,那里的一草一木时刻牵动着我的心。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,我对大运河的感情始终那么厚重,那么浓烈,以至于回忆起在那里生活的每个片段,都夜不能寐,难以忘怀。

航道上运输繁忙,每天拉货物的木帆船、机帆船(小火轮),来往穿梭;汽笛声、船工的号子声,此起彼伏。我经常到堤岸上去听、去看,有时还会近距离地和船上的人们打打招呼,心里别有一番滋味!

我敢笃定,母亲受大运河的影响也颇深,因为她时常在做针线活的时候,双腿盘坐在炕上,独自哼上几句“一条大河波浪宽,风吹稻花香两岸,我家就在岸上住,听惯了艄工的号子,看惯了船上的白帆”……母亲从小没出过远门,没见过别处的大江大河。她唱的那条大河,一定就是村旁的运河。

我们村紧傍运河,还有一个水陆码头,我也经常到那里看热闹。从南方来的木材、竹子、茶叶等运到码头,船工们搭上跳板,帮着货主卸到岸上,再把这边的青砖、水泥、烟叶等装上船运走。时间一长,在码头周围就形成了一条熙熙攘攘的商业街市。像茶店、点心铺、包子铺、果子铺、旅店、大车店及各种地方特色的小摊小贩应运而生。货郎鼓声、嘈杂的叫卖声不绝于耳,这景象就如沧州版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,已经十三四岁了,能够为家里干些力所能及的活了,像打草、挖菜等,可我最愿去的地方就是运河滩。夏天里,可以看人家在河里网鱼,还可以和小伙伴下河摸鱼,拾捡河贝、河蚌,还可以游泳。累了就躺在河边疏松柔软的沙土上,望着蓝天白云,听着河浪有节奏的拍打声,阳光虽毒,但浑身十分的惬意。

晚上,人们吃过饭后,并不急于回屋里休息,因为热的缘故,都三五成群的在屋外,找个平坦的地方纳凉聊天。我就会约上几个伙伴,拿上手电筒到河堤上的树林里找知了猴(没有蜕变的蝉),有时会在树底下点上些柴草,火光中一些知了(蝉)就吱吱地飞向火中。我们就把收获的小东西带回家,用盐水腌一下,再下锅一炒,美味极了。那个年代,物质贫乏,很难吃上肉,这些东西可打打牙祭,解解馋,也是很享受的。

又过了几年,运河水不再丰盈,有些地方已露出了河床。到了冬季,特别寒冷。立冬刚过,仅剩几十米宽的河面早已结成厚厚的冰层,一百多斤重的人,走在上面,不担心有危险。我约好几个同伴早已做好滑板,去河里滑冰。有时候相邻上下游的两个村庄赶庙会,或放电影,我们就滑着冰去看。

春天来临,大地焕发了生机,运河两岸的堤坝上,微风吹拂,杨柳依依,笑意盎然,各样的花草竞相绽放。稍有空闲,我就来到河边,亲身感受这大自然的馈赠,陶醉在无限遐想中,流连忘返。

这些年,大运河变了,变得更加婀娜多姿,美丽动人。我们有幸赶上了一个蓬勃向上、欣欣向荣的好时代!

大运河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奋斗的变迁史。我也在变,从一个懵懂的少年到一个古稀老人,经历了太多太多,但我对大运河的情结始终没变。为了亲近大运河,我把新住宅又安在了运河旁。大运河是我一生一世的寄托。我想在有生之年里,尽情地爱护它,让它变得更加靓丽多彩。

花开诗旅

读秋

王连生

秋风送爽
田野飘香
秋天展开七彩的画廊

太阳
收起夏日的的光芒
杏叶
铺就大道的金黄
苹果
笑红了水嫩的脸庞

稻谷等待归仓
高粱红成巨浪
辣椒在屋檐下
看父亲在月光里
把一把镰刀
磨得闪亮

鸟鸣
在果香里歌唱
葡萄
口里含着蜜糖
那变甜的
不只是乡亲的梦想

母亲的小欢喜

彭涛

前不久,母亲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布了一个小视频。我点开来看,照片是公园里的景致,背景音乐是极具民族风味的曲子。虽说照片的像素不怎么高,但取景和搭配还是挺用心的。想不到母亲竟然还有这样的本事,我心悦诚服地点了一个小红心。

我难得有时间在家休息,于是承包了厨房里的活。也许是对我的厨艺并不放心,母亲搬了个小凳子坐在厨房里陪我。

“给你看一张照片,看你还认不认得出这是谁?”母亲把手机递给了我。

照片上的人身着花旗袍,头顶大波浪,打扮得花枝招展。

我摇了摇头。
“这是你王阿姨!”母亲指着照片上那人的眼睛说,“年轻时看不出她眼睛大,怎么老了眼睛反而大了呢?”

我仔细看了看那双眼睛,水汪汪、亮晶晶,还真不是一般的大。

“她可能是用了修图软件吧。”

“什么是修图软件?”

“就是手机上的一些软件,可以把照片修改得更漂亮,具体我也不太清楚,不过查查百度应该可以知道。”我平时不玩这些,对此也并不了解,在我看来,修饰美化的图片往往是失真的。

母亲马上点开百度,搜索美图

的软件。她埋头坐在凳子上,注意力完全被手机吸引了。

母亲说:“我也没什么特殊的爱好,看到几个老姐妹玩这个,也就跟着学学,年纪大了,不就图个小欢喜吗?我注册了抖音号,有一个抖音小视频竟然收到了三百多个赞呢!”

母亲点开手机,把自己的得意之作展示给我看。

“嗯,确实做得不错,我也转发一下,一定能收获更多的小红心呢!”我把母亲手机上的小视频转发到我的手机上,然后又将其转发到朋友圈。不一会儿,就有朋友点赞。

母亲看着那一个个闪亮的小红心,脸上欢喜的表情年轻而又幸福。



大千世界

【茶中草木】

茶,源于草木。草木于天地之间,四季更替,枯荣轮回,这才有了茶。茶,来源于自然,带着自然的清新气息,是天地的赠予。草木成茶,而茶之于人,又似草木。都市中的草木,雕琢的痕迹太深。唯有大自然中,才能尽情领略浑然天成的草木之美。

——郭华悦

【村庄小景】

和城里人家迥然不同,农家小院是一片自然之色。短风轻吹,东墙之上架起一蓬绿色,一阵细浪轻闪而过,一条条黄瓜相间其中。小小村庄,人家不多,却多有趣事:春日槐花似雪,夏日浓叶盈窗,秋月红枣满枝,冷冬寒枝疏朗,谁也夺不去村庄之美。

——董国宾

【日子】

在我眼中,每一天都是珍贵的,都值得我倍加珍惜。每天早晨太阳升起时,我的心充满希望和信心。我会郑重地告诉自己:无论遇到什么困难,只要坚持下去,必定能迎来美好的未来。我将以乐观和积极的心态,享受时间的流逝,体验每个日子带来的点滴收获。

——孙志昌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